



冯玉祥

孟进喜

孟靖◎著

FENGYUXIANG

我 冯玉祥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求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已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中国文史出版社



馮玉祥

孟进喜

孟

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玉祥/孟进喜, 孟婧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34 - 3209 - 5

I. ①冯… II. ①孟… ②孟… III. ①冯玉祥 (1882 ~ 1948) —
传记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7906 号

责任编辑: 秦珂伟

封面设计: 宋晓亮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21 **字数:** 363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有缘冯玉祥

冯玉祥将军(1882—1948)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艺家,在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具有影响力,指挥过多次著名战役,所作的丘八诗文独具风格。冯玉祥在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毛泽东深切缅怀过冯玉祥,周恩来在纪念冯玉祥的文章里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在接见冯玉祥亲属时说过,冯玉祥将军是我们值得纪念的人物,我们跟冯将军是有因缘的。确实如此,我和冯将军也是有缘的。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竹柯村,迁居河北保定西康各庄,保定乡音很浓,自称是保定人。世间皆有缘,我的母亲家姓冯,算起来五百年前本是一家,外祖父家落户西康各庄,论起来应该是乡亲,我的岳父是冯将军的亲信卫士,岳父的二伯父是冯将军结拜的盟兄弟,同为袍泽和义亲,虽历尽沧桑我们跟冯玉祥的亲属还偶有联络,我跟冯玉祥在保定居住的亲戚也偶有往来,这些因缘使我对冯将军有种天然的亲切感,从有缘冯玉祥到感佩冯玉祥,写作有关冯玉祥的资料便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西康各庄度过的童年时光正值“文革”期间,由于当时政治原因,村民们只是口口相传冯玉祥的事迹,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形象便印在我的脑海里。“文革”结束后政治解冻,对冯玉祥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评价,经中共中央批准召开了隆重纪念冯玉祥诞辰100周年大会,人民对冯玉祥自有公论,在西康各庄小学举行了冯玉祥雕像揭幕仪式,冯玉祥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行。我的岳父曾珍藏过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冯玉祥的著作和照片,可惜都在“文革”冲击下毁失了。他生前还曾口述回忆了他所了解的冯玉祥,经我整理抢救了几万字的口述史料。

为了写冯玉祥传记,我便留心有关冯玉祥的著作,陆续收集冯玉祥的资料,我对冯玉祥的认识也由模糊逐步清晰进而深刻。当我看到冯玉祥在西康各庄从事的农业劳动,这些经历记述在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中,联想我在西康各庄的时候也干过类似的农活儿,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从零碎地写冯玉祥的生活到系统地写冯玉祥的生活,特别是冯玉祥在保定这段生活

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当然开掘还不深,选材还不严,还有待补充新的资料,写成了一部文史价值和民俗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冯玉祥在保定》的专稿。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冯玉祥也同中国百姓一样为争取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而斗争,甚至为了生命权而搏斗,这也使我想起冯玉祥的生活经历同样是中国百姓的生活缩影,冯玉祥的经历是艰苦的童年生活,少年时艰辛从军,青年时抗击外侮、推翻满清、反对复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政治上的幼稚,冯玉祥一度在政治上迷茫,为了打倒新旧军阀而暂时离开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如果冯玉祥不参加清党,那么中国现代史将重新改写。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尽管冯玉祥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却没有找到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自从同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才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命,中原大战的灾难教育了冯玉祥,这就是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认识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冯玉祥在中年抗日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的竭心尽力,早在1933年就进行了张家口抗战。冯玉祥在晚年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美援蒋,坚信正义的劳动人民必然胜利。想不到的是冯玉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不幸遇难,中国人民为冯玉祥不能参加新中国建设而惋惜。本来冯玉祥能够安享荣华富贵,却为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实现民主而自愿粉身碎骨。冯玉祥的一生做了许多好事,特别是身居高位不贪不污,终身生活朴素,正因为如此百姓常常怀念。

我是做金融工作的,喜欢用经济理论来指导生活,常用投入产出计算盈亏来筹划生活,总希望自己的人生投入小产出大,总是想在人生上不亏本,我相比冯玉祥的人生真是渺小到没有。冯玉祥从没有计算过个人生活的得失,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全心投入,不想自我。我向往以医药行业为职业,虽然没有实现但却受了医药行业知识的影响而非常惜命,我相比冯玉祥的生命价值有多少呢?冯玉祥锻炼健康的体魄是为了平天下,现在我明白了为了追求既定的崇高目标请忘掉自己的生命吧!我爱好文学的世界,文学是反映人的一门科学,我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社会,喜欢把人分成许多类型,幻想着改变人,我相比冯玉祥不敢去改造人,冯玉祥为追求光明不唯上,现在我明白了人类的使命就是改造人类,包括改造世界而不是消灭世界,既要提高孔孟之道所论述的加强独立个体的修养,又要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证明的从社会整体实现人的价值,为人类实践平等幸福。实现个体人修养与社会人道德相互促进的人类世界。

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一部系统的冯玉祥传记，成一家之言，观古今成败，传后世借鉴。冯玉祥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与其说是我在写一部冯玉祥传记，倒不如说是冯玉祥的精神在鼓励我写作，我感到写作冯玉祥真是一种缘分，也很幸运。在2001年初春的一个寒夜，下着春雪，四周很静，室内很冷，我开始写《冯玉祥》，冯玉祥从北国冰雪封冻的一个叫做西康各庄的村庄，走向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了叫春风唤醒寒凝的大地，走上了一条爱国为民的道路，“昨日寒风送壮士，今日壮士血沃华”。冯玉祥的生前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让我们一起重温《国际歌》用语言和鲜血凝写成的歌词，“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冯玉祥将军是活在人民心中的一座泰山，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冯玉祥将军永垂青史！

目 录

前 言	有缘冯玉祥 / 1
第一章	忆家世慈父从军 / 1
第二章	多磨难弱冠补兵 / 6
第三章	结侠义痛内恨外 / 17
第四章	驻徐水悔过自新 / 25
第五章	遭变故奋发图强 / 29
第六章	受外侮国破家亡 / 35
第七章	求生存勤学苦练 / 41
第八章	长夜总有星闪烁 / 46
第九章	滦州起义震清廷 / 55
第十章	身处险境反复辟 / 66
第十一章	驻守常德求平等 / 75
第十二章	苦驻信阳志弥坚 / 82
第十三章	督陕督豫除积弊 / 86
第十四章	南苑练兵强劲旅 / 91
第十五章	北京革命除帝孽 / 100
第十六章	建设西北访苏俄 / 116
第十七章	五原誓师解陕围 / 127

第十八章	政见彷徨在北伐	/ 137
第十九章	中原大战灾难重	/ 152
第二十章	抗日同盟战塞北	/ 176
第二十一章	两居泰山苦求索	/ 194
第二十二章	下山晋京赴国难	/ 211
第二十三章	出师抗日英雄恨	/ 223
第二十四章	督练新兵骂汉奸	/ 233
第二十五章	想延安救地下党	/ 241
第二十六章	为抗日竭心尽力	/ 255
第二十七章	话和平毛冯会晤	/ 262
第二十八章	反内战赴美考察	/ 271
第二十九章	求民主与蒋决裂	/ 280
第三十章	眠泰山魂归中华	/ 288
附 录	我说冯玉祥	/ 305

第一章 忆家世慈父从军

朔风怒吼，冰天雪地，环宇灰蒙，田地荒芜。

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春节的寒晨。

冯玉祥步履缓慢地走出西康各庄，然后大踏步穿过旷野。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冯玉祥就像一尊黑铁塔行走于皑皑天地间，积雪“嘎吱”“嘎吱”地发出喊声。

猛地，一道土冈横卧面前，冯玉祥跨上去，转过身，如同傲雪青松般挺立，俯视着东方的西康各庄。

西康各庄距保定城正东一公里，紧邻东康各庄，也是这个缘故叫成了西康各庄。早先有康葛两氏定居于此地，因此又叫大康葛庄，这是明万历年间定下来的，无须考证，老祖宗这么说，有村碑为证。

斗转星移，沧桑变幻。昏黄的耕地包围着这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唯一的一条土路通向城区，恰当地说，这不是路，是一条土沟子，活像开着盖的棺材，可以埋没活的行人。

西康各庄被严冬压迫得扭曲变形，积雪的村街像条白布带子缠绕着摇摇欲塌的民宅，从那秫秸扎成的稀疏篱笆墙边走过穿着黑破棉衣的村民，如同一个个鬼影游荡。庭院中枯黑的树枝在空中抽打，树下放置着残缺不全的家什，筋骨瘦小的牲畜在墙角瑟瑟发抖。不知是谁闹出了动静，惊狗的吠声是那么凄厉，只有那门框上贴的鲜红的春联才流露出过年的味道。

这就是冯玉祥第二故乡保定西康各庄，这就是冯玉祥人生摇篮保定西康各庄，这就是冯玉祥军旅起点保定西康各庄。

冯玉祥又想起儿时老家安徽省巢县夏阁镇竹柯村的严冬，祖父冯云士的病愈加沉重，父亲冯有茂不得不去十几公里外的巢湖抓鱼以期换钱求医。湖边面上已结冰，不可能再摸鱼了，冯有茂不惧随时可能掉进湖里的危险，想方设法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一盏油灯放在边缘上引诱鱼儿向上跳，等到鱼跳到冰面上，就飞快地捡起来，抄进鱼篓里。

那是一个风起雪飘的深夜，冯有茂照例提着灯，赶到巢湖去捉鱼。祖母在家中一边照看炕上呻吟痛苦的祖父，一边挂念身着单薄衣服在巢湖上的冯有茂。当祖父暂时征服病魔入睡的时候，祖母便轻轻地倚门而立，凝神于茫茫的雪夜，盼望着冯有茂披雪归来。

冯氏家族迁到安徽省巢县的竹柯村的第一世祖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冯省二。传到第十五世，谱名彩明，与妻周氏，生活于清乾隆至咸丰年间，是冯玉祥的曾祖父，终身为佃农，生有四子，谱名依次是云士、连士、玉士、邦士。云士无子，过继了连士的第二个儿子为继承人，这就是冯玉祥的父亲，原名秀文，谱名北文，后改名有茂，字郁亭，生于1846年，卒于1905年。

冯玉祥的祖父在贫困中挣扎生存，劳作、困顿、饥寒俱加于身致使晚年患病，卧床不起。冯玉祥的父亲寒来暑往于巢湖泽滨，靠捉鱼换钱抓药，整天在巢湖上捉鱼，饿得不行了仅以锅巴充饥，赶上家里锅巴都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忙一天，也是常有的。

官府肥门狗，百姓求生难，冯有茂尽管是一位种田的里手，还会泥瓦匠手艺，却不能养家糊口，无钱请医看病，1861年10月17日，冯云士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冯有茂草草地安葬了父亲。

安徽区域是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的战场，也是捻军活动地区之一。巢县竹柯村，北临夏阁河，南有关公试刀山，东有青龙山，西南有莲蓬山，西北有四顶山，特别是西边呈鸟巢状的巢湖，方圆800平方千米，为中国第五大淡水湖。鱼米之乡，兵荒马乱何处安家，冯有茂不能再到巢湖去捉肥美的银鱼，为避兵难，举家北逃，望着故乡的明月，他滴下了心酸的眼泪。

冯有茂背负冯玉祥的祖母跋山涉水，冯玉祥的小叔、小姑蹒跚地跟在身后，路又远，人又小，饥累复至，渐渐地，小叔小姑走不动，拉着冯玉祥祖母的衣下摆哭泣，祖母只得从父亲背上挪下来，满眼含泪，父亲找来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挑着坐在箩筐两端的小叔小姑赶路。祖母年老体弱，特别是经过长期照料冯玉祥祖父的病疾带来的煎熬，身心愈加疲惫，迈动金莲小脚踉跄地随行，慢慢掉在后面。

全家人也不知走出多远，正行之间，前面一条大河拦路，这条河源自巢湖分来的支流，原来有艚公摆渡来往的行人，可现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连船影儿也寻不见，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冯有茂凭着在巢湖上练就的水性，可以泅水渡过，可是祖母怎么办？小叔小姑怎么办？河水却不理解冯有茂此时此刻的焦虑，只顾自己哗哗地流淌，去寻找天生的归宿。

冯有茂跳下河水试探深浅，幸好不深，于是用一只木盆让祖母和小叔小姑依次坐进去，冯有茂潜水推着木盆一一渡过河。

冯有茂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收拾妥当，正欲继续赶路，发现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猛地跑到对岸，在她俩后面隐约传来乱兵的扰攘声：“快追

呀!”“快抢呀!”

这两位姑娘神情惊慌，看样子也是逃避兵灾，前面大河断路，后面兵痞追赶，不知河水深浅，就在岸边来回乱跑，急得没办法，望见冯有茂用木盆渡过河去，就跪在岸边大声呼叫“救命啊!”“救命啊!”声声凄厉，动天震地，河水哀流，祖母命冯有茂速返对岸，照样将她们渡过河，上路同行。

当天晚间，走到四顶山下，住在半山中一个破庙里。这座破庙依山而建，门前的香炉诉说着往昔的辉煌，破庙的后山墙敞开个大洞，庙后是一大片树林，山风从洞口穿进来，祖母、小叔小姑，还有两位陌生的姑娘睡进庙屋里，在飒飒冷风中入眠。

冯有茂露宿在庙门外，前面是几十见方的山间平地，正是风口所在，春夜的山风在四处打旋儿。两位姑娘一觉醒来，请冯有茂里边睡，冯有茂倚在门阶下，伸了伸吹冷的四肢，正色道：“男女岂能同室，心正身上自然暖和。我就是冷死也绝不上里边休息，请两位女客回庙里安歇吧，明早还要赶路。”

两位姑娘苦劝，冯有茂硬是不从。

树林接朝霞，阳光入破庙。冯有茂刚要动身，两位姑娘急忙跪至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为儿媳妇：“我们年岁已大，父母不知何作，兵乱年荒，无以为靠，望婆母收为儿媳，结成一家，了却归宿。”祖母始料不及，遂婉言拒绝。两位姑娘早已拿定主意，见祖母不答应，索性跪地不肯起来，再三恳求。祖母细看两位姑娘泪眼汪汪，知是心诚无比，祖母不得不去问冯有茂是否愿意。

冯有茂虽然事母至孝，但对这件事却坚决拒绝：“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祖母看着冯有茂郑重的表情，知道儿子正直古板的个性，乘人之危而成婚姻，不是君子之道。老人还有另一番忧虑，逃难之人糊口都成问题，哪能再添累赘。

婚事没有答应下来，祖母不忍丢弃两位姑娘，继续同行赶路。

春天的江淮大地万物勃发，青山尽染，碧水游鱼，村庄棋布，丛林吐绿，复苏的田野只有寥寥的耕作者，通向合肥的官道却是南来北往的逃难人流，谁有闲暇这江淮春景呢，饥饿的喊声倒是此起彼伏，衣衫褴褛的人流，有提篮的，有背篓的，有牵孩的，有抱婴的。冯有茂看到一个瘦汉子走着走着就栽倒路边再也起不来了，一个黄牙孺子哭叫着“妈妈”独自走向远方，一个年轻的母亲将亲生的女娃交给陌生的男人领走，冯有茂不忍再看下去，把悲愤的目光发泄到江淮大地。

两位姑娘惊喜地叫起来：“爹、娘！”天下竟有如此巧事，这两位姑娘在逃难路上遇到父母，两位姑娘向祖母磕头，欢天喜地地跟着父母走了。祖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甚至连她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可精神上却得到了莫大的欢愉。

冯有茂全家在逃难路上听到难民议论，说是前边太平军和清军又摆战场，为再次躲避兵祸，全家逃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在村头一座破庙里安下身，这座破庙位于村首，面对庄稼地，庙门板早已被拆走，也不知供的是哪路神仙，只剩下残缺的供桌，墙犄角有一堆稻草，冯有茂稍加拾掇，全家住进庙里。

全家住在破庙里苦度春秋，小叔小姑沿村乞讨，祖母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冯有茂去村里打短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期间全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苦难，吃、喝、穿、用无从着落。

后来冯有茂投到邻村一个张姓地主家做佣工，这才改变了以后的生活道路，这决定影响了下一代人的命运。

张地主是附近村落闻名的富户，家里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张地主盼望两个儿子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支持门庭，请了一位武术教师来教刀枪棍棒举石射箭的武艺课程，俩阔少本是纨绔子弟，挥霍无度，自小儿娇生惯养，穿的绫罗绸缎，吃的鸡鸭鱼肉。本来应早起练功，日上三竿却还不见起床动静，三番五次也叫不起来。

冯有茂没来张家做佣工之前，俩阔少已练了一段时间，但毫无长进。冯有茂来到看着有这么好的武术教师在家授艺，可是这俩纨绔子弟不知学业上进，感到实在惋惜，于是虚心向这位武术教师请教。

冯有茂本性勇武，酷爱武艺，忙中偷闲，射箭、举石、舞刀、挑枪、耍棍、杀棒。武术教师赞赏冯有茂人穷志不穷，有武功根基，愈加悉心指教。冯有茂苦练潜修，武技大有进步，夜深人静，冯有茂在月光下练完一套拳脚，独居工棚夜不能眠，不知道今后会是怎样的出路。

武学堂招收武学生，俩阔少去应试，冯有茂担着行李跟在后面送俩浪荡公子去应考。考场周围遍插旌旗，考场内外人喊马嘶。冯有茂登高冈观看武科考场，监考武官高坐阅台，应考武生往来竞技。冯有茂正欲送俩阔少进考场，忽一骑飞来，跃至跟前，正是那位武术教师，急匆匆地说：“郁亭，我观你武技可佳，唯恐埋没，今与教官打通关系，准许补额下场应考，莫负我望。”言罢，飞身上马驰去。冯有茂拱手称谢，武术教师早已消失于尘埃之中。

俩阔少进了考场，各自连射三箭，结果连一箭也没射中，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也没把石锁举起来，臊得脸红脖子粗，低头耷脑退下场来，自然是名落孙山。

冯有茂精神抖擞进试场，布衣虽破旧却干净利落，脸颊削瘦，嘴角显刚毅气概。手持弯弓臂开箭发，三箭皆中，两臂挺举力有千斤，石锁高举过顶，有托天之势，观者叫好，彩声不断。

1868年，冯有茂考武学堂，历经苦难喜有出路，祖母因冯有茂考入武学堂受了一次大窘困。

冯有茂到张家做佣工的时候，祖母已回家乡竹柯村，家乡虽穷，热土难离，在家十日好，出门一日难，逃难在外，故乡难舍，遂重回故里谋生。清代科举制也为一些人提供了生财之道，有人靠报喜为生。报喜人见红榜张出，看准冯有茂的籍贯，便向目的地拼命疾奔。

报子期望得头报，多得些赏钱，若是慢成二报三报，说不定落个空手而归，这回报子很不走运，碰到的是一个贫苦人家。报子赶到冯有茂家，面对的是简陋的茅草房，这家的主人——冯有茂的母亲——冯玉祥的祖母正在田里干农活。

祖母挽裤赤脚，泡在田里插稻秧，有人把祖母找回来。祖母到家，满院子的人围上来，抢着贺喜。祖母望着乱嚷嚷的人群，茫茫然不知所措，根本没想到儿子会考取功名，也压根儿就没敢想过。祖母听着一大堆吉利话，想想这些年苦熬苦撑过来有多难，报喜的话句句像锥子刺伤了心，坐在院里呜咽起来，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拿得出什么酬谢报子的呢，冯有茂的本家嫂子知道祖母的苦衷，忙回家兜了一些鸡蛋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打赏报子，报子坐在门槛上，沉着脸不乐意就这么走，邻居好说歹说勉强打发报子走了，这才解了祖母的窘困。

冯有茂考中武学生，最初投身铭军，即刘铭传所带以自己名字起家的铭家营军队。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是淮军重要将领之一，在清末很负盛名。冯有茂分到差遣队当差，1871年10月升哨长，渐次升哨官。

冯有茂转战到山东济宁驻防，与一游姓女子结婚，先后生下七个儿子，因病死去五个，仅成人两个，兄谱名基道，弟谱名基善，也就是冯玉祥。

第二章 多磨难弱冠补兵

保定府城的东大街一直往东走，出了城东门有一条黄土路向东伸去，过了石桥，越往东地势越低，不像是条路，倒像是条土沟。冯有茂领着长子基道，游氏抱着三岁的次子基善，护兵马弁担着行李挑子在后边跟着，冯有茂全家就这样沿着土沟路向西康各庄走来。

冯有茂的大儿子基道出世的第二年，因铭军解散，一家三口返回老家竹柯村。冯有茂准备考武举，究竟没考成，在家乡待了四年，冯有茂又回山东济宁，重新投淮军，随淮军到直隶青县兴济镇驻防。

冯有茂在兴济镇驻防的次年，公元1882年11月14日（公历1882年11月14日，农历1882年九月二十六日寅时，这个生日日期是冯玉祥做60寿辰时公布的，按历法应是公元1882年11月6日，农历1882年九月二十六日酉时）冯玉祥出生于兴济镇。冯玉祥（1882—1948）谱名基善，字焕章，乳名科宝。冯玉祥出世的这年，祖母已故。冯基道和父母回竹柯村的时候，祖母还健在，为基道取乳名北宝，寓意在北方出生，现在祖母不在人世，冯有茂按祖母的意思顺下来，为冯玉祥取乳名科宝，含有考取科举之意。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淮军分驻于直隶各地，保定府“五营练兵”开始，冯有茂随军到保定府，全家都搬到保定居住。

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兵战之地，军事重镇，西有太行山，东绕白洋淀，紫荆关、倒马关、八渡关、瓦桥关据险而设，冀中平原驰骋逐鹿。站狼牙山俯视天下小，登大慈阁纵观城区美。

冯有茂全家在城里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时隔不久，负担不起房租杂费，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决定迁居到离城东一公里远的西康各庄。

太阳晒得土路发热，脚陷进暄土里又软又暖，每踏一步都会扬起尘烟，干燥的土腥气钻进冯玉祥的喉眼，呛得直咳嗽，田野刮来阵阵热风，玉米叶子蔫蔫地打不起精神，冯玉祥浑身汗津津的，他的头耷拉在母亲的胳膊上，阳光直刺双眼。

土路直通西康各庄村西口，转过一片庄稼地，冯有茂全家来到村头，几个衣衫褴褛的村娃好奇地盯着他们，冯玉祥挣脱母亲的怀抱，融入这些村娃的中间，冯玉祥摸一摸这个男孩，瞧一瞧那个女娃，冯有茂夫妇相视

而笑，笑得很甜。

李管带的远房亲戚落户在西康各庄，经他的介绍赁租陈家的两间西房住下。

村里最好的住房称为石灰房，就是在屋顶抹一层石灰，瓦房倒是有一两家，可那是不属于穷人的。穷人的陋室是雨天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外边不下雨，屋里还下雨，夏天还好过，冬天里的穷窝棚就是一个敞篷车，寒风吹刮得摇摇欲掀，人住进里面就如同进了冰窖。穷人家连院墙都垒不起，只得用秸草扎成稀稀拉拉的篱笆墙，这叫住房吗？这是住房吗？

房东陈家的生计也很艰难，出租的这两间西房破烂不堪，冯有茂站在屋里，举手挨着房梁，房间通长也只有丈余的间量，屋内除了土炕和灶台以外，已没多少空地，连桌椅之类的家具也摆设不起，客人来了没地方坐只得站着交谈，孩子们在屋里嬉闹，一不小心就撞到墙上，冯有茂常常面露窘色。

房屋年久失修，四周的墙壁因风侵雨浸，内外墙皮成块地往下掉，墙基周围常常堆满掉下来的松散的黄泥皮。

室内的墙壁因造饭的缘故，被炊烟熏涂了一层又厚又黑的污垢，映得满屋漆黑一团，白天乍进屋来都分辨不清什物。

最令人心烦的是盛饭的时候，冯玉祥掀开锅盖，屋顶的积尘就像秋天的落叶一般，猛烈的水蒸气冲上去，烟尘簌簌地落进饭锅里，碗里锅里全都落满一层浮尘，叫人难以下筷。

闲坐屋中，随处所见煤灰如牛毛细雨般满处洒落，又似细沙样飞雪飘舞，床被上衣物上炊具上，真是无处不是尘屑。

破屋在疯狂的寒风中摇摇欲坠，冯玉祥龟缩在冰凉的土炕一角，雪花从窗户扑进来，冯玉祥愈感骨头都在冒冷气，眼巴巴地望着愁眉苦脸的父亲冯有茂，冯有茂自言自语从心底咒出一句：“这该死的破房。”

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攒，冯有茂花了160吊京钱，典了西康各庄南头路边一所葛姓家的住宅。三间正房，两间东房，两间东配房，三间古房坐北朝南，外包青砖，里衬土坯，东房和东配房都是土坯房。

冯玉祥蹦蹦跳跳地告诉小伙伴：“我要搬新家啦！我有新家啦！走！看我们的新家去。”温暖的春光照亮新居，鸟儿在院中高大的槐树翠枝上鸣唱，冯玉祥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地帮大人搬家什，自然落不下自己那套心爱的泥塑玩具模，这是跟摇拨浪鼓的老爷爷换来的，是唯一一件奢侈的玩意儿。

父亲和母亲双双坐在炕沿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冯玉祥的小手一会儿

摸一摸这儿，一会儿又动一动那儿，舍不得走出刚搬进来的新屋。

母亲把冯玉祥拥在怀里，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双眼盯着他的左耳朵。

母亲停了一会儿，冲冯玉祥说：“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经常撒腿就往外跑，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你看这就是叫门神爷抓的。”

冯玉祥的左耳朵方而短，右耳朵却大而长，这是因为冯玉祥在吃奶时习惯向左边侧卧。

母亲整天劳作，没工夫照顾孩子身体的正常发育，天长日久，左耳短小方，右耳方大长，双耳没有得到均衡的发育。

又是一年夏，冯玉祥已长到七八岁，小小的年纪，因家里生计艰难，不得不下田地帮大人劳作，每天吃过早饭，冯玉祥和兄长冯基道就去野地里拔草拾柴。

无边的田野焕发着勃勃生机，飞鸟搏击辽阔的长空，婉转而动听地唱着生命的赞歌。冯玉祥肩背草篮，光着膀子，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欢蹦乐跳地向草地进发，微风迎面拂脸，一种愉快的感受似电流传遍周身。

冯玉祥在村东头的草地上和小伙伴们相遇了，这是一块紧挨高粱田的洼地，湿乎乎的泥地野草杂生，弯腰劳作的时候，野草已没过身躯，狗尾巴草抚在脸上怪痒痒的，不知从哪蹦出一只癞蛤蟆吓人一跳，冷不丁还会被带刺的刺儿草扎得咧咧嘴。蹚过洼地就来到高粱田地里拔青黄草，青黄草用来喂马，晒干了还是一种好烧的燃料。

冯玉祥拔草累的时候，走出高粱地休歇，和小伙伴们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领头唱起保定儿歌：“牛儿牛儿，先出来犄角，后露头儿，先出马蜂，后出牛儿。”

然后，面对辽阔的田野，引颈高喊几段梆子腔，发泄胸中积闷，放松一下劳累的身心。

骄阳近午，冯玉祥和哥哥各自背着盛满青草的草篮挪步回家，当走到村头的小庙门前，哥哥跟冯玉祥商量到庙里凉快歇会儿。

这座小庙不大，供奉的不是如来佛祖，也不是观音菩萨，而是雕塑着一个高大的屠夫，手持屠刀宰杀一头肥胖的大猪。

冯玉祥不解地问哥哥：“咱村这小庙为什么不供养神仙，却偏偏向一个屠夫烧香呢？”

冯基道模仿着说书人的样子满嘴的大人腔调：“话说保定城府有一户

朱财主，家资万贯，应有尽有，可朱财主有一件怕事，怕的是过世之后金银财宝不能带到阴间，为此找算卦的求个来世，这算卦的说，城东二里地有村名叫西康各庄，是个风水宝地，康各庄康意指装满糠，财主贵姓朱，猪吃糠，肥又壮，葬在那里阴阳两界都发财。这朱财主财通官府，强占了村西的良田造坟地，村里的百姓都成了朱家的佃户，可没有穷人家的活路了。后来村里出了个侠义子弟，捣坟还田，号召大伙儿修建这座屠夫庙，雕塑了这座屠夫宰猪像，就是杀死朱财主，叫他到阴间连糠都吃不上，从此村里的穷人心里才舒坦些，这个故事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我也是听村里的老人们念叨的。”

冯玉祥听罢立下誓愿：“我也做个侠客，把天下的坏财主都杀光喽。”说着话，站起身抚摸着怒目而视、操刀宰猪的屠夫，猛发现脚下银光一闪，定睛发现是把镰刀，拾起来仔细辨认，好像是邻居家的小伙伴小六儿的，冯玉祥着急地说：“哥，咱们快把这镰刀给小六儿送去吧。”

农忙三夏，冯玉祥刚把割麦子的农活儿忙清，拔草的活计告一段落，紧跟着盛夏到来，高粱可着劲地往高里蹿，按庄稼人的老理儿，高粱快成熟的时候，上的老叶要捋剥一次，可不能小看了这次剥叶子，跟谷实的收成关系大着呢。

保定城府的庄户人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捋高粱叶子时，不管是谁家的高粱地都可以进去捋，不分地块田亩，谁捋的归谁，捋下来的高粱叶晒干当柴火烧，日子过得紧巴的穷人家都想多捋些，冯玉祥自然也这么想。

按照保定府农户人家的惯例，开始捋高粱叶子的时候敲锣，今天冯玉祥特意起了个大早儿，来到地头上等候着，头一遍锣声响起来，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冯玉祥，头一个钻进高粱地里，两只手左右开弓猛着劲捋高粱叶子。

冯玉祥是吃高粱米长大的，喜爱高粱顽强的品性，高粱不怕大自然的折磨，就像个英雄不惧恶势力摧残一样，它那迎风摆动的猩红色，大穗头仿佛是一颗火热的心在强烈跳动，它那正直的秆子就像勇士伸出去的双臂在迎接挑战，它那有力的气根随时准备着跟暴风雨搏斗。

冯玉祥既要快速地捋下叶子，又怕伤着高粱，他听母亲唠叨过，高粱全身都是宝，不必说高粱米、高粱面是穷苦人家的上等饭食，单说这高粱叶晒干了可当柴火烧，高粱秆用来扎院墙，甚至可以做顶棚，高粱秆那可是烧饭的上等燃料。

冀中平原的高粱田连绵不断，冯玉祥从清早儿捋高粱叶一直到晌午。